

## 十堰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亲历 父病重母离世

【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八日】这是一个在中国大地上经历16年风雨漂泊的家庭，家庭中的我们经历着同龄人不曾经历的心路，承受着各种万难，面对着形形色色各样人等，这就是一个大法人家的16年苦难的人生：无数次经历生与死，离与别，受人白眼唾骂，看见惨无人道的酷刑，恐惧担心中度日，亲历父病重，母离世。

一声惊雷，所有的日子都是从那日开始——1999年7月20日……

我的父亲官昌富是一位伤残军人，早年参加国家国防建设，1982年确诊为矽肺2期（医学界无法治愈的慢性癌症），多病缠身：无法干重活，一上楼梯气喘，一入冬咳嗽4月，严重胃病，肠炎，风湿关节炎，工作中常晕倒等。自1982年后的14年中，父亲月月到公司防病中心领药治疗，从未间断，给企业国家增加了负担，药费累计达20多万。因父亲的身体状况，家里所有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，由于常年的操劳使得母亲患上许多慢性疾病，家里的难处可想而知。

一次因缘，母亲邹绍禄1996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功，身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她也希望父亲能早日摆脱病痛的缠绕。从此，我的父母共同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。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父亲坚持学法炼功，按大法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法理要求自己，在生活中做个好人，身体状况明显改善，我们全家见证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。就这样，自1996年起，父亲16年来未吃1粒药，至此为国家节约药费30余万元。

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公然违宪、践踏法律，利用自己的权力，突然在全国范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，时至今日，这场践



踏人权，血腥残暴的迫害已经持续十六年了。和许多有普通法轮功学员的人家一样，从那时起，我们全家人就被卷入了这场本世纪最大的邪恶之中。十多年来，我的父母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残酷迫害，身心所受之苦无法用言语表达，至今父亲身上的伤痕依稀可见，母亲于2014年4月悄然离世。我们在这里苦苦等着今日，将父母所受之迫害公之于世，希望能唤起人们的良知与善念，也希望这场迫害的罪魁祸首江泽民能被绳之以法。

在2000年至2013年的13年间，我的父母共计被各级公安机关非法关押11次，其中有5次拘留都超过10天以上，洗脑班非法监禁2次，看守所非法拘禁6次，父亲被劳教1年（监外执行），非法抄家3次（拿走书籍和炼功用具），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历历在目，仍时常在我的梦魇中出现，逝去母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眼前……

### 父亲被折磨致精神失常

2000年12月16日。父亲去北京上访，早晨7点半，当他一踏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便被便衣上前盘问，他没有回答，5-6名便衣警察蜂拥而至，立即对父亲一顿拳打脚踢，然后将他塞进警车。

当天，天安门广场来的法轮功学员很多，不一会儿，一车人就装满了，大家一同被送往天安门广场派出所，被关在一间400余人的大

屋内，连铁笼中也关押着人。下午3、4点，大家被押往各地看守所，父亲被送往了北京门头沟派出所，在当天被送来的100人中，他是最后一个。在被押往派出所的路上，有法轮功学员打出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的横幅，没想到达派出所操场后，为彻查此事，法轮功学员被罚全部蹲下。此时，曾经当过军人的父亲，站起来说到：“我们都不是坏人”。谁知，就这一句话，父亲又遭到7、8个人，持续20多分钟的暴打，衣服被扯破，鞋被拖破。

父亲在门头沟派出所被关押三天后，便被湖北省驻京办送至东风公司驻京办事处继续关押。他看到前一天被罚跑圈爬不起来的两位大法女学员，被罚扫地，心中不忍，就对驻京办沙科长说了一句“我来扫吧”，谁知沙科长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真能逞能”，话音一落。父亲就立即被拉出屋暴打，他们疯狂地用胶皮棒打了父亲整整1个小时，才住手。这时的父亲，全身伤痕紫血状，体无完肤，一直大吼大叫，精神出现异常。这时，他们害怕了，连夜把父亲送到某医院，不知注射了什么针，当即父亲的精神彻底失常了，一路癫疯吼叫。

12月20日晚，东风公司车架厂派人把父亲接回湖北十堰，在火车上父亲吼叫了一晚，一车厢的人深夜听着这沁彻心底的吼叫声，不寒而栗。来接父亲的人搞不清为何父亲变成了这般模样，为保自身乌纱帽，他们竟然将父亲双手反扣其身后，还稳坐在父亲背上一宿，这一残忍的举动，导致手铐直入父亲的手腕，清晰见骨，至今父亲手上疤痕依稀可见，寒天疼痛难忍。

21日火车到达湖（转下页）

(接上页)

北十堰，经过一晚的吼叫和残忍对待，父亲几日未进食，当我们在火车站看到父亲时，他是被同行2人架着拖下火车，然后又被送上汽车。当天父亲就被投入十堰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。

在关押初期，因北京暴打和注射针的原因，每到深夜父亲就神志不清，大喊大叫，看守所因怕他影响其他人休息，就将父亲用手铐吊在牢房外放风处12毫米粗的钢筋上，看管狱警下令牢房人对父亲拳打脚踢，由深夜一直打到早7点，直到把钢筋震断才叫收手。然后直接送进死牢，双手铐成一字型，脚上50斤镣铐，至今父亲的脚上因戴镣铐造成的腿骨疤痕依稀可见。

父亲在死牢无吃无喝，并在大叫大喊中又度过了一天一夜，第二天上午放出来时，他的衣裤都被汗尿浸透。经历了这些血淋淋的酷刑，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父亲终于顽强地活了过来，他在看守所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1个月，谁知噩梦并没有结束，这只是十几年噩梦的开始。

2001年1月21日，1个月的关押时间一到，父亲直接被看守所送至东风公司洗脑班，在那里被非法关押、迫害长达7个月之久，其间父亲历经体罚，站墙壁，戴手铐，拳打脚踢等种种虐待，还强行扣除父亲工资9310元，作为洗脑班费用。

### 再次历经生死

2002年1月，父亲为告诉大家法轮功炼功人是做“真善忍”的好人，发真相传单，被车架厂保卫科非法关押，公司保卫处副处长来到现场无任何手续，直接拍板，将父亲关十堰市第一看守所拘留1个月。在狱中父亲受尽非人虐待，再次历经生死。

年初八正式一早上班，父亲觉得自己没犯法，不背监规，结果就被用手铐扣在牢房厕所柱子上，名叫“猴抱桩”，狱警指使犯人用烟头烫他的脸，用脚踩脚背，直到下



午厂保卫科来人，父亲才被放下，来人问“毛泽东好，还是法轮大法好”，父亲回答大法好，于是迫害继续。在放风处犯人又开始对父亲拳打脚踢，怕他喊，便用被子裹住他的头，差点使父亲窒息而死。父亲只能用无声的绝食来对抗这样的暴行，他绝食20天，中途被强行灌食，也被送至医院打营养针，更被双手双脚铐在床上，就这样父亲一直被迫害到1个月后期满。

2004年，父亲被强行带到十堰市洗脑班，家里也被抄了，在洗脑班，每晚不让睡觉，不分昼夜进行转化。一晚，在父亲精神迷糊的状态下，有人拿着他的手骗他签了转化书。第二日，父亲清醒后，狱警便拿给他看予以确认，父亲希望能给他阐明此事的机会。

第二日，出操时，父亲当众澄清并撕毁了转化书，此举震怒了洗脑班，父亲再次遭受酷刑，双手被铐背后，吊在窗户上长达几小时。后来，610办公室政法委书记来找父亲谈话，他因不清楚前来谈话是何许人，没有配合，就又一次被送进了看守所，关押1个月。

全家人一个月的焦急等待，谁曾想等来的是一张劳教一年的判决书，没有经过任何审判流程，劳教书上连起始及结束时间都没有，大家可想而知，非法的劳教书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出现的，中国如此多的冤案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2008年1月6日，父母去银川参加亲戚的婚礼，在火车上，他们讲述大法真相，结果被直接送到银川铁路派出所关押一天一夜，并由银川转北京610再转到十堰市，最后由我们银川的亲人将父母保出。2008年，环境非常恶劣，父

母为躲避不断的迫害，流离失所近一年多，在外过着有家不能回的凄苦生活。

### 母亲也遭受了各种身心折磨

我的母亲邹绍禄，2000年12月18日，因上北京证实大法，在十堰六里坪上火车时被拦下，被单位人直接送东风公司保卫处，后被送入十堰第一看守所拘留一个月。在狱中，母亲被强行在寒冷的冬季洗凉水，也遭受了各种酷刑及身心折磨。

2001年1月18日，母亲从看守所出来，20日，又被强行抓进东风公司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7个月。在洗脑班期间，母亲炼功，被戴上手铐迫害折磨，不写放弃修炼的转化书，不让母亲睡觉，竟然还被扣工资2900元左右，作为洗脑班费用。

母亲在经历了2008年一年多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13年来各种各样来自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，于2014年4月悄然离世。

这就是我们家，一个普通大法人家，一对普通老年夫妇，这十六年的不幸遭遇。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父亲从艰难的岁月中挺了过来，这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温暖与希望。

如今，劳教制度已取消，对公务员及各公检法司人员规范执行公务的各种法律规定密集出台，2015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向全社会发布“有案必立，有诉必理”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接收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控告和举报，近二十万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站出来控诉这场罪恶。作为这场迫害的亲历者，我将父母十六年遭受的迫害写出，并举报江泽民滥用职权，发动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迫害，那是反人类的，群体灭绝的罪行。

乌云终难蔽日，我相信所有参与作恶之人如还不醒悟，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天不再遥远……



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